



SHIMEN

DONGLIUSHUI

箫楼◎著

朝華出版社

试问东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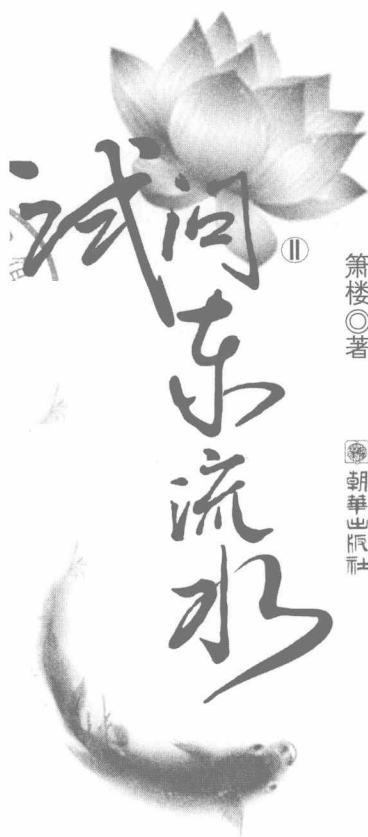
II

流光塔下，一见钟情，前辈仇恨此辈了？
涑水河边，结义金兰，父辈情缘子辈续？
惊天阴谋，是谁在操纵？重重迷雾，又由谁来拨开？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SHI WEN DONG LIU SHUI

箫楼◎著

朝華出版社





第五十四章

琴灵音高弦已断

SHI WEN DONG LIU SHUI

长恨宫。

浓荫蔽日，斑斑驳驳的阳光透过玉钟树枝叶的间隙洒在宫院中，涌动着一股清冽的芳香，如暮春游丝，叫人心生惆怅。

宫装女子静静地坐着，一把五弦琴摆于身前，却怎么也拨不出一个音符来。她默默看着那树上的玉钟花开得灿烂至极，仿佛整树花都溢出一股兴奋莫名的情绪，又渗出一缕拼尽韶华的悲凉。身后长廊上的青铜鸭兽炉里喷出百合之香，白玉净瓶里插着长春之蕊，院中人工开凿的小溪中水声淙淙潺潺，衬着院角的青苔碎石，又带出一缕清透玲珑来。

午后的长恨宫是如此的安静而喧闹，祥和又凄凉。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伸指一拨，“咚”的一声，琴声破空而起，轻启朱唇，她婉转吟唱：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

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妃呼豨！

秋风肃肃晨风飏，东方须臾高知之！”

琴声愈来愈激烈，昂扬直入云霄，肆意轰烈，宛如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临死前苦苦哀鸣挣扎，令她几欲窒息。冰火相煎之中，一股暗流弥漫至整个长恨宫中，涌动得悠长缓慢，叫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

“铮”声暴起，一滴晕红沿着白皙的手指淌落在淡紫色衣袍上，慢慢渗开，宛如

一朵玉钟花幽幽开放。女子轻叹了一口气：“又断了！十几年了，怎么从来不曾弹完这一曲呢？”

轻碎的脚步声响起，怯弱的宫女跪地禀道：“太后，林公子来了！”

片刻后，宫装女子轻声道：“让他进来吧！”

林归远长久地跪于她的面前，她凝望着他眉间清冷的绝望之意，看着他嘴角溢出的哀伤之情，良久都不开口说话。两人一跪一坐，整个长恨宫内静流汹涌，暗寂无声。

玉钟花树上的罗雀鸟似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安，扑棱着飞过树梢，碰落一朵娇弱的玉钟花，盘旋着落于她的衣裙之上。林太后将视线从林归远身上收回，轻轻拈起这朵怒放的玉钟花，轻声叹道：“你终于肯回来了！”

林归远神情木然地磕下头去，苦涩道：“让姑母忧虑了！”

“你不用跪我，你去跪在你父母，你族人的亡灵前，去向他们说，从此以后，你愿意担起这份重责，愿意以你之骨血将族人世代的血咒解除，愿意以你之灵魂将解氏宗族拖入万劫深渊，愿意将这天下愚民变为你的奴隶。你说吧，四年前你宁死都不愿意说出的话，我今日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林归远觉得这长恨宫是如此的寒冷，他忽然想起在燕国那个山谷的下午，和清洛静静地坐于木亭之中，细细地说着话，那时刻缠绕于心的温馨和轻柔，丝丝扩大，涌上他的心头，嘴角不由带上一抹笑来。

林太后望着他嘴角涌起的温柔，玉容一变，锦袖猛然拂出，将林归远身躯扫落于地，恨声道：“你可真是出息了，竟爱上了那小孽种！你可知，她身上流着解氏的污血，你可知，她的母亲曾毁灭了我的一切，将我逼上这条万劫不复之路，让我再也无颜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死后也只能做那一抹孤魂野鬼！”

她渐渐喘息起来，冰火纠缠于骨中，刺人的凄凉，心头还有一句话纠结盘旋，却怎么也没办法说出来：“你可知，为了复仇，亲生儿子就在面前，我也不敢相认，不敢唤他一声君儿！他若问我生父是谁，我又该如何回答他！”只是这句话，她终只能痛苦地咽下去，压在心底，用那流光宝塔重重地压下去，再也不要想起。

林归远心中一惊，四肢逐渐冰冷，抬起头来问道：“你说三妹她，她是解氏中人？那她是，是不是——”

林太后冷冷一笑：“你不必知道，你以后也不许再去见她。你若真的想保她性命，从今日起，你就做好你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情。你记住，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人，我都已经找齐，地宫，我也已经准备好了，你就去吧，希望天生有着‘火龙印’的你能令

我满意。”说着她仰起头来，嘴角带出一抹凄绝的笑容，望向玉钟花树间透下的光影，内心婉转叹息着，闭上眼来，却仿佛看到一双沾满鲜血的手正将身前之人推向无底的深渊。

撒上最后一捧黄土，清洛终忍不住再度落下泪来，无声的泪沿白玉般的面颊滑下，渗入嘴角，苦涩难言。静默片刻，她重重地磕下头去，心中默念：“爹，娘，您们放心地去吧，我一定会救回小康，将他抚养成人，也一定会找出真相，替你们报仇的。”雪儿也轻声鸣叫，在新坟前兜着圈子，似在悼念地下之人。

萧慎思上前将她扶起，叹道：“三妹，逝者已往，你不要太伤心了！”

清洛缓缓摇头：“大哥，我不会再伤心了，一切事情未了结之前，我也不会再回到这里来，我要记着，爹娘在地底下看着我，看着我如何做他们的好女儿！”回头再看了一眼新隆的双坟，落下最后一滴珠泪，猛然转身，将这份悲伤和哀痛用力地拂于身后。

萧慎思和公孙母女及血衣卫们心中暗叹，跟了上去。

萧慎思疾步跟上清洛，与她并肩而行，犹豫再三，轻声道：“三妹，你，你不要恨二弟，他——”

“不，大哥，我不恨他。”清洛叹道，“我怎会恨他？我只是担心他，不知他究竟要去做什么。他逃避了那么多年，那么痛苦，都不愿去做的事情，现在为了我答应去做，我心中很不安。”

“是啊，我也觉得好像有一个大阴谋正在眼下进行着，却看不见也摸不着，那林太后和林维岳到底逼着二弟去做什么呢？”萧慎思沉吟道。

清洛听到林太后和林维岳的名字，眉尖一皱，低低道：“大哥，等见过陆先生，了解当年事件的真相之后，我便要赶去青国救小康了。你——”

萧慎思打断道：“三妹，你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和你一起去青国。算算路程，三天后再出发也不妨事的。”

“不行，大哥，你怎能放下这里的一切——”

“三妹，那夜起我不再是大将军了，我只是一介平民，你忘记了吗？我怎放心你一人前去青国，纵有你义母相伴，你不在我眼前，我的心又怎能安宁。你就听我的，现在随我回师父府中。陆先生那里，你也不能亲自去，我担心那林维岳会派人跟踪你，将陆先生杀人灭口。我替你去悄悄找他，了解过真相之后，我向师父禀明情况，我们再一起出发去青国。这三天之内我再安排一下，我师父与那清南君素有交

情，也许对我们救出小康会有帮助的。”

“大哥——”

“不要再说了，三妹，你要相信大哥，就按我说的去办吧。”萧慎思坚定地说道。

清洛低下头去，怅然道：“是，大哥！”

亥时初，孟相府内，后园小楼里。

清洛托腮坐于桌前，墙外传来打更的声音，案上烛影摇红，将她的心摇得忐忑不安，她不知等会儿见到陆先生后要面对什么样的事实，也不知前路上还要面对怎样的困厄险阻。

门声吱呀，萧慎思面色沉重地步了进来，见到清洛惊喜抬头的面容，内心一窒，叹道：“三妹——”

清洛一惊，心逐渐冰冷下去：“陆先生他——”

“不是。”萧慎思走到桌前坐下，沉声道，“三妹你先别急，我和血衣卫们寻遍兰亭巷所有人家，并不见有所绘样貌之人，都只是一些寻常的百姓，倒是在巷尾的最后一处空宅中，发现了这样一张纸笺，你看看——”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方锦笺来，递至清洛手中。

清洛低头看去，轻声诵道：

“洛水河畔一相逢，此身便于锋刃休。

颦生双眉轻怜意，更叹痴儿啼别情！

清风明月出天山，琴灵音高弦已断。

承平龙腾干戈事，城南丹凤映流黄。”

清洛再三读来，沉吟道：“这确是陆先生笔迹，只是这首诗并不押韵，也晦涩难懂，先生到底要传达什么信息呢？又到底去了哪里呢？”

两人将这首诗想了又想，也理不出什么头绪来，萧慎思道：“三妹，那陆先生只怕是听到风声，藏匿起来了。这件事我们得放一放，我师父现回府了，你随我去拜见他，我再求他想办法打听一下当年洛秋苑和洛妃之事。”

花厅中，一名五十上下，相貌清奇，面容微带疲倦，双目中含着淡淡离愁的男子看着清洛在面前盈盈拜倒，微笑道：“起来吧，李姑娘不必如此大礼。”

萧慎思忙上前将清洛扶起，孟鸣凤看着他脸上温柔神色，心中暗喜，笑道：“李姑娘既是思儿的义妹，就如同是我的女儿一般，以后你就安心在这里住下吧。我这府中，也很久不曾热闹过了。”

清洛面上微微一红，抬头见到他眸中关怀疼爱之光，心中感动，没想到大哥的师父竟是这般的平易近人。

萧慎思想了一下，道：“师父，思儿有一事想求您帮忙。”遂低声将清洛诸事一一讲述。

孟鸣风面上神情不变，静静听着，看着清洛的眼神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清洛心中十分不安，她竟似从那眼神中看到了一丝极细微的嫌恶之情。

听完萧慎思所述，孟鸣风闭上眼来，厅中流动着一股沉闷的气息，压得清洛喘不过气来，萧慎思也逐渐有些不安，唤道：“师父！”

孟鸣风叹了一口气，道：“思儿，这事颇为棘手，只凭李夫人临终前所说之话，就要找出当年事情真相，还要与当朝太后和国舅为敌，只怕——”

萧慎思猛然跪下道：“师父，思儿知这事十分难办，思儿只求师父先想办法打探一下当年洛妃及洛秋苑之事，以后如何去办，思儿和三妹再想办法。”

“思儿，你可知这几日来，太后和林相一派抓住你去燕国之事大做文章，不但革去你大将军的职，军中武将也大批更换，我正为此事头疼啊。”

萧慎思不由垂下头去：“师父，思儿无能，连累你了。”

孟鸣风轻轻摇头：“不，思儿，这件事你并未做错，至少我朝获得了一年的安定，我正有很多原本要做而不能做的事都可以在这一年内去办到，武将由他们去换吧，我自有打算。你不必再为此事自责，只是李姑娘这事——”

他站起身来，踱到清洛面前，细细地看了她几眼，叹道：“好吧！明日我想办法去帮你们打听打听，李姑娘，时候不早了，你早些去歇着吧！”说着袍袖轻拂，转身离去。

清洛见他临走时扫向自己的一眼，竟无端地于心尖涌起一丝恐惧来。萧慎思却并未察觉，走近她身旁柔声道：“三妹，就等三天，三天后不管能不能探出什么消息，我们都要起程去青国！”

这两日天一直是阴沉沉的，偶尔从阴沉后透出一丝暮春的阳光来，就像清洛此时的心情，纵是前路艰难，但最困苦的时光终悄悄过去，天虽仍是浅灰色，但已可见那一缕骄阳，耀着如许的坚强和信心。

公孙怀玉这两日皆过孟府来陪伴清洛，与她细细地商量着如何赶到青国南疆月谄山，如何想办法救出小康。清洛也将别后诸事一一告知义姐，只是略去了燕皇的真实身份一事，因为这是她答应燕皇绝不能泄露出去的。这种种事情听得怀玉不

禁柔肠百转，低叹轻回。

眼见明日就要踏上南下的路程，萧慎思正与清洛商议着行程诸事，有正行了进来，凑到萧慎思耳边轻声道：“大人请您单独一人过去见他。”

萧慎思站起来，见到清洛略含忧虑疑惑的目光，笑道：“三妹，你等我，我很快回来。”

静思园书房内，萧慎思看着孟鸣风在屋中悠悠徘徊，感觉到他心中的为难与困惑，终忍不住开口道：“师父——”

孟鸣风扬起右手，缓缓说道：“思儿，李姑娘这事你还是不要再管了，牵扯太大。”

“不！”萧慎思急切道，“师父，三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怎能不管。您是不是探听到了什么，请您告诉思儿吧。”

孟鸣风见他面上忧切之色，眉尖微微蹙起的神情，不知想起了什么遥远的人或事，怔了一下，叹道：“思儿，你也是至情至性之人，但你可知，洛妃的事牵扯到什么吗？”

“思儿不知！望师父明示！”

“洛妃是先帝十多年前和陆文杰、李正益微服出巡时带回来的，虽天姿国色，但身世不详，而且精神方面似乎有些问题，对她过往之事竟毫无记忆。先帝却对她甚为痴迷，爱如珍宝。据我这几日想方设法打听到的消息，当年洛妃确是进宫后便怀有身孕，生产期也确是在六月，但当时不知因为何事，先帝竟离宫去了熹州。”

孟鸣风顿了顿继续道：“当年的兰妃也就是现在的太后也同时身怀有孕，但在当今圣上诞生在兰馨宫的那夜，洛妃居住的洛秋苑却突发大火，洛妃葬身火海。先帝从熹州赶回之后，宫中似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处死了很多人，从此所有人便对洛妃这个名字讳莫如深，先帝甚至听到洛妃二字便会雷霆震怒，有关她的一切事情都逐渐湮灭。思儿，你可知是何缘由？”

“思儿不知。”

孟鸣风长叹了一口气：“也难怪你不知，我竟也没想到，那洛妃竟与‘庆氏血魔’有关连！”

萧慎思“腾”地一声从椅中立起，惊疑道：“庆氏血魔？”

“不错，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无从知晓。我也只是从宫中一个老人口中得知，当年有一次偶尔有人提到洛妃，先帝便大惊失色，跌倒于地，口中惊呼‘庆氏血魔，庆

氏血魔’，并将提起洛妃之人即刻处死。你说，如果洛妃真与‘庆氏血魔’有关，这事你怎能插手？”

纵是萧慎思素日镇定坚毅，此时心头也感有些纷乱，沉吟道：“师父，难道这世上真还有庆氏后人存活吗？自本朝解氏立国以来，庆氏族人不早就已经灭绝了吗？”

孟鸣风叹道：“若说庆氏一族还有后人存活至今，为师也不敢相信，但据先帝的反应，洛妃只怕真是与‘庆氏血魔’有所关连，所以如果再把洛妃之事翻出，只怕朝野将会大乱，民间风波迭起啊！”

他逐渐逼近萧慎思面前，轻声问道：“思儿，若洛妃真是那庆氏后人，那你三妹身上也就流着庆氏族人的血，你又打算怎么办？”

萧慎思一愣，脑中浮现清洛明媚灿烂的笑容，不由淡然一笑，直望孟鸣风的眼，缓缓道：“师父，先不论庆氏族人到底是不是天生的‘血魔’，纵使三妹真是庆氏后人，她也是我的三妹。她天性纯善，时时为他人着想。这大半年来，我与她同生共死，在我心中，她便是这世上最纯最美的人，我可不管她是姓解还是姓庆！”

孟鸣风盯着他看了片刻，幽幽地叹了口气：“唉，你也是痴情之人啊！只是，你可知，你也与——”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默然片刻，萧慎思咬咬牙，在孟鸣风身前跪下，沉声道：“师父，您养育思儿多年，思儿此次燕国之行为您添了麻烦，明日，明日思儿便要与三妹前往青国，还望师父原谅！”

孟鸣风身形轻晃，喃喃道：“你竟要去青国？”片刻后他猛喝道，“不行！你现在不能去青国，绝不能去！”

萧慎思仰起头来唤道：“师父，请您恩准。”

孟鸣风盯着他冷冷地道：“你去燕国之事我不怪你，你丢掉大将军职我也不怪你，你将李姑娘收留府中我也不说什么，但你如果此时要去青国，绝对不行！”

“为什么？！”萧慎思急问道。

“不为什么。”孟鸣风转过身去，冷冷地道，“思儿，你听为师的，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现在绝不能去青国。”

萧慎思如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想起正等候自己的清洛，又看看固执坚定的恩师，一时心乱如麻。

片刻后，他按下心头烦乱，悄悄退了出去，取来在燕国边境小镇得来的那坛‘青水白眉’酒，跪于孟鸣风身前，朗声道：“师父，您曾教导思儿，大丈夫不能忘记‘情义’二字。现在边境并无战事，思儿为了与三妹的情义，这青国是必须要去的，还请

师父原谅。这里有一坛‘青水白眉’，希望师父收下，思儿去后，请师父多保重。”说着重重地磕下头去。

孟鸣凤听着他脚步声逐渐远去，悄悄地叹了一口气：“思儿，现在青国形势未明，我怎能放你去那里啊！”视线转至桌上的那坛酒，想起‘青水白眉’四字，脸上浮现一丝温柔与伤感，慢慢踱了过去。



清洛坐于桌前，听到大哥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听到他行到门前徘徊犹豫，听到他低低的叹息声，禁不住也轻轻叹了一口气，自己到底是该于今夜单独离去，还是明日等大哥一起上路呢？忽然间，林归远临去时望着她那绝望的眼神又浮上脑海，令她忧思重重：二哥他到底去了哪里？他为了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

萧慎思久久地立于清洛房门前，想起她凄美中带着坚强的笑容，想起决然离去的二弟，想起恩师所述洛妃之事，纵是他心志坚毅，此时也觉愁思纠结，当日从燕国回来之时，怎么也没想到今天竟是如此局面。

月儿慢慢隐入黯黯轻云之后，夜雾悄悄地涌上来，卷起庭院中盛开的紫罗花香，透着一种幽秘而怅然的美丽，将萧慎思的心牢牢地笼在其中。

他良久地徘徊在院中，回忆着与清洛相识以来的诸般往事，想起她或泣、或诉、或笑、或嗔的种种神态，耳边仿佛听到她纯真、清朗的声音，嘴角不由轻轻向上扬起，浮出一丝温柔的笑容来，还想什么呢？不管三妹身世如何，不管前路有何艰难，自己这一生，总是要陪着她一起走下去的。

想到此处，他轻轻叩上房门，吱呀声响，清洛秀丽的面容出现在眼前，萧慎思凝望着她的眉眼，如同与她分别经年，终抑制不住内心挣扎后的狂热，深吸了一口气，紧紧地将她搂入怀中。

清洛心中一慌，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心房，身躯一软，已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她感觉到大哥身上那股年轻男子的气息像靖南山的春风一样涌入体内，感觉到他的心在狂热肆意地跳动，感觉到他在耳边焦灼而炙热地喃喃轻语：“三妹，不管怎样，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清洛觉得神思恍惚，天旋地转，颤声唤道：“大哥——”一种悲喜交加的情绪，将她浓浓罩住，令她窒息，令她战栗。

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两人如触电般分了开来。萧慎思转过头去，见孟鸣风脚步踉跄地扑了过来，他忙上前扶住孟鸣风，惊道：“师父，您怎么了？”

孟鸣风满头大汗，神情激动，紧紧抓住萧慎思的手，颤声问道：“思儿，你，你这酒是从哪里来的？快说啊！”清洛见孟鸣风仿佛全身都在颤抖，忙上前来和萧慎思一起将他扶入房中坐下。

孟鸣风将他二人手推开，紧盯着萧慎思道：“快说，这酒，这坛‘青水白眉’酒，你是从何得来的？”

萧慎思心中十分惊讶，自被孟鸣风收养以来，他还从未见过师父如此激动失态，忙道：“师父，这是思儿从燕国边境小镇的一个酒肆掌柜手中得来的。”于是将那日在酒肆中诸事详细述来。

孟鸣风听完全身战栗，眼中竟缓缓滴下泪来，萧慎思心头大惊，忙跪下来道：“师父，思儿是不是做错什么了？请师父责罚。”

孟鸣风轻轻地摇了摇头，低声道：“思儿，那女子吹奏的那曲‘青关思’最后几个音是不是这样的？”说着，他低声吟唱，激动之下声音带着些许嘶哑，听在清洛耳中竟还有一丝苍凉。

“正是这样，师父，难道，您认识她吗？”萧慎思心中疑惑更甚，轻声问道。

孟鸣风忽然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又伏在桌上低低饮泣：“原来，原来你真的还活着，这十八年来你竟不来看我，竟不来看思儿一眼，你好狠心啊！”

萧慎思于此时感到莫名的惊慌，伸手抓住孟鸣风双臂，紧张地问道：“师父，你快告诉思儿，她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她不来看我？”

孟鸣风全身一抖，不再出声，良久方抬起头来，挺直身躯，看到萧慎思渴求的目光，控制住内心翻滚的情绪，极力保持平静地问道：“思儿，听你所言，那女子是不是说要回到家乡去？”

“是的，师父，她说收到亲人讯息，十分欣喜，离家十八年，是时候该回去看看了。”

“天意，真是天意啊！”孟鸣风喃喃道，“看来真是天意。”

他猛然抓上萧慎思双肩：“思儿，你去吧，你去青国吧，去找那个女子，去找她，她是——”

萧慎思心头惶恐不安，忽然忆起在燕国受重伤时曾做过的那个噩梦，他觉得有什么秘密即将在眼前揭开，他牢牢盯着师父的嘴唇，不知那将要说出的是什么样的

真相。

孟鸣风却于此时慢慢将手收了回去，自言自语道：“不行，这不能由我说出，这封印不能由我打开，绝对不能的。”他望向跪在地上的萧慎思，叹道，“思儿，你随师父过来！去青国之前，师父有些话要嘱咐你。”

清洛望着萧慎思随孟鸣风而去的背影，手轻轻地抚上双肩，感觉到那上面似还有一丝余温，柔柔而紧紧地将自己的心缠绕进去。

当天空露出第一缕曙色，晨风带来一丝暮春初夏的露水清新之气，萧慎思和清洛并肩步出了相府，有正、有音、有殇和从开州赶回的有容紧随其后。

含着花草清香的微风拂过面颊，让清洛想起昨夜大哥那令人战抖的拥抱，忍不住面上一红，偷眼瞥了一下萧慎思，却见他眉头微微皱起，面容严肃，好像在想着一件十分棘手和为难的事情，不由有些担心：昨夜，大哥的师父到底和大哥说了些什么呢？

与公孙影一家在南门会合，一行九人策马扬鞭，直奔西南而去。

晨风中，一个孤寂的白影悄然立于城墙最高处，默默地看着众人的背影消失在蒙蒙晨雾之中，眼中掠过一抹苦楚，他轻声长叹，低低道：“三妹，洛儿，你要等着我，给我一段时间，纵是血枯骨衰，纵是灵魂永无归宿，我也要让庆解两氏的仇怨在我们身上消解，我不会让这仇恨再继续下去了，就让它在我们这一代止住吧，你一定要等着我！”

一个人影悄悄地靠近他，见他面容悲凄中带有一丝决然，忍不住也叹了口气，轻声道：“少主，快回去吧，主子说了，如果您真的想他们能够顺利到达青国，就该去做好您要做的了。何况，这青国，您迟早也要去的。”

白影呆立着望向西南方，极目天际，只余白色的雾霭，将一切遮掩在它的轻纱之下，怅然半晌，他终转身离去。

众人策马扬鞭，一路南下，当暑气渐浓之时，终赶到了天青两国边界处的剑江边。这一路行来，萧慎思与清洛并辔而行，两人一怀丧亲之痛，一存身世之疑，但心里均清楚合力救回小康才是当务之急，遂都将那愁思疑云抛开，日夜兼程，与当日从燕国回来时心情大不相同。但奇怪的是，虽急于赶路，言谈不多，两人却都感觉于短短的言语谈笑中默契渐浓，心似乎靠得更近了。

只是有一个话题，两人却皆在逃避着，虽然心中都在思念担忧着那个人，却谁也不肯先说出来，谁都不愿去触及这一道深深的伤痕。

这一路上最为放松的大概就数白貂雪儿了，它一时卧于清洛的怀中，一时又跃到萧慎思马上厮混，偶尔又去怀玉胸前撒撒娇，竟是十分的快活。

剑江位于天青两国边界，形如其名，江面狭窄，江边峡谷陡峭，水流湍急。此时正值夏季，江面白气翻涌，江水横冲直撞，掀起如雪巨浪。众人策马行在山路上，望向脚下神秘莫测的峡谷和江面，不由都感叹大自然造化之神功。

青翠山峦上，云层渐渐地厚密起来，天空也逐渐地阴沉下去，清洛感到有霏霏细雨落在面颊之上，抬起头来轻笑道：“下雨了！不过好在是小雨，不怕！”

有音听言笑道：“洛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这剑江边的小雨是转瞬就要成暴雨的，咱们得快找个地方躲雨才行！”经过这么久的相处，清洛和有音等人早已情如手足，听他们一直是“李小姐”、“李姑娘”地叫唤，便提出异议，最后大家一致议定唤她“洛儿”，方才罢休。当然了，她却不知，有音等人心中自是恨不得直呼她“将军夫人”或“大嫂”才好。

清洛奇道：“有音，你怎知道？我看这雨还小着呢！”

萧慎思回过头笑道：“有音幼年便是在这剑江边度过的，所以他才会说青国的各族语言，听他的，大家赶快往前行，看能不能找到地方避避雨！”他话音刚落，黄豆大的雨点便打了下来，众人忙催马疾行，转过一处山坳，见到前面有一凉亭，急忙下马奔了进去。

刚在凉亭中站定，便见四周已是白茫茫一片，雨气蒸腾，将青山绿水统统笼罩在了它的白光之下。

清洛吐了吐舌头轻笑道：“还是有音说得准。”侧头见萧慎思发间眉梢还挂着雨珠，忙从怀中掏出丝帕，轻轻替他擦拭。众人见状，都悄悄地将头转了过去，嘴角却都浮出一丝笑容来。

清洛忽见萧慎思颈中挂着一方玉佩，奇道：“大哥，你什么时候戴上这玉佩了，以前怎么没有见过？”

萧慎思苦笑一声：“是师父给我的，让我进入青国后便戴上，我也不知他是何用意。”

有音看了一下周围环境，呼道：“啊！我们已到了解家村和龙家村交界的地方了，这可是天青两国皇族的发源之地啊！”

清洛听言心中一惊，解家村？天朝皇族发源之地？如果自己真是洛妃所生，先帝亲女，那自己岂不是也应该姓解？难道这里就是解氏皇族发源之地吗？

萧慎思见她面上惊疑神色，知她心中所想，忙悄悄地握住她的右手，凑到她耳边轻声道：“三妹，那事暂时不要去想，等救回小康后我们再作打算。”

过得一阵，山路上又奔来七八个村民装扮的人，急窜入凉亭，将原本不大的亭内挤得满满当当，见他们进来，清洛等人忙稍稍地靠拢一些，让了些位置出来。

进来的村民朝他们看了一眼，不再理会，其中一人将手中物事狠狠掷落于地，旁边之人都围上去重重地踩踏着，众口咒骂道：“踩死你这血魔，驱魔节也不安生，下这么大的雨，踩死你这庆氏血魔！”

萧慎思一惊，向地上物事望去，只见是一木刻雕像，雕像通身血红，面目狰狞，口角用红漆绘上数缕血迹，胸口绘着一个黑色的火焰图案。

清洛在旁见那些人面上愤恨之色甚浓，觉得有些好奇，转向萧慎思问道：“大哥，什么是‘庆氏血魔’啊？”萧慎思心一沉，不知该如何回答。

旁边的公孙怀玉面上微现恐惧之色，开口道：“洛儿，这‘庆氏血魔’——”

萧慎思情急之下猛喝道：“盛小姐！不要说了！”

公孙怀玉被他一喝，愣了一下，抬眼见萧慎思急怒神情，心头不由感到有些不舒服，瞪了一眼萧慎思，道：“萧公子！请你称呼我为公孙小姐！”

清洛感觉气氛有些尴尬，见萧慎思与公孙怀玉怒目相视，忙道：“大哥，以后你叫怀玉姐姐为公孙小姐吧，孟雅的事不了结，她是不会恢复姓盛的。”听她此言，盛竹卿和公孙影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均知女儿幼年受盛府众人歧视的阴影，至今尚未消去。

萧慎思这才发觉自己有些失态，面上一红，忙道：“公孙小姐，在下不是故意的，还请小姐见谅。”

这时，雨慢慢地小了下来，天地间也不再是白茫茫一片，有音笑道：“这剑江边的雨，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倒也爽快！”那七八个村民见雨势渐小，纷纷道：“走吧，驱魔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得赶快将这‘庆氏血魔’放到祭坛上烧掉才行！”一人骂骂咧咧拾起地上木雕，众村民相继出亭而去。

见他们远去，萧慎思不由暗暗松了口气，却在此时，听到清洛清脆的声音响起：“怀玉姐姐，你还没开始说，这‘庆氏血魔’到底是什么啊？”

萧慎思顿觉头疼不已，见公孙怀玉欲张口述说，忙抢道：“三妹，我来告诉你吧。”

见清洛转过头来，泉水般纯净的大眼睛略带好奇之色望着自己，萧慎思按住心中不安，清了清嗓子，在脑中急想措辞，慢慢道：“三妹，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朝天朝立国之前，中原和这西南青国本属一国，称为庆国，皇族便称庆氏。庆氏一族不知从哪代开始，武功十分高强，皇族中更是有秘技世代相传。到了庆国最后一个皇帝阳帝之时，阳帝参加武林大会，竟轻而易举地击败四大门派和三大邪教，将盟主信物掷落于地，大笑而去。而这阳帝极好四处征战，穷兵黩武，又强征暴敛，一时弄得民不聊生，内乱四起。”

众人听他细细道来，面上神情复杂，公孙影更是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当时流寇四起，暴乱丛生，那阳帝却一味沉迷于征兵作战，终于某一年，有一解氏男子揭竿而起，率众起事，发布檄文说是阳帝大量征兵不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吸尽那些青年壮丁的血，以作为练功之用，如果再不阻止阳帝暴行，让他‘血魔功’大成，天下苍生将尽数沦于庆氏魔掌。”

清洛听他细细道来，只觉有趣至极，竟是眼睛都不舍得眨上一下。

萧慎思心中暗叹，续道：“当时庆国民众早就对阳帝暴行十分不满，听得这解氏义军所讲，便个个深信不疑，纷纷加入了起事之列。正逢此时，当时在民间享有极高威望的‘璇玑老人’的徒弟龙千海出现在义军之中，他言道‘璇玑老人’演算推得这庆氏一族是天生的‘血魔’转世，如果让庆氏一族繁衍下去，天下将沦为血海。还言道庆氏一族，胸口皆有火焰图形，正是‘血魔’标志，义军便将捉来的庆氏族民当场验证，确发现他们身上有那火焰图形。”

“这下民众情绪再也无法控制，义军势如破竹，数月内便攻至京城，路上凡遇庆氏族人便屠杀殆尽。那阳帝见势不妙，仗着武功高强率最后一批皇族逃至开州，解氏军队将开州团团包围，本以为阳帝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只拟将他围困城中，断其食源，慢慢饿死他。却于某日清晨，开州城墙上抛下阳帝尸身，其余庆氏皇族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成为了史上一大悬案。”

清洛听得心潮起伏，猛想起陆先生以往授课之时，只字不提此段历史，不由暗暗纳罕。

萧慎思顿了顿续道：“那起义的解氏男子便是我天朝开国皇帝圣太祖，他立国之后，便颁布诏书，凡遇庆氏遗民，格杀勿论。民间受其影响，便世代相传庆氏一族为‘血魔’投胎，即使有那庆氏孤民改名换姓存活于世，却也因胸口有火焰图形被人发现而被屠杀，所以现在这世上当再无姓庆之人了。”说着，他长叹了一口气。

清洛忙问道：“那这庆氏一族真的是天生的‘血魔’投胎吗？”

萧慎思一愣，想了一下，缓缓道：“民间百姓十之八九都相信确是如此，你方才听到的‘驱魔节’只怕就是由此而生。但我是心存疑虑的，仅凭一个暴君所为和胸口有一个火焰图案便将这一族人屠杀殆尽，孰是孰非还真不好论定。何况还有一事，让我感到有些疑惑。”说着沉吟不语。

“什么疑惑啊？大哥快说！”清洛忙问道。